

即 宜 礼 记

鄭
堂
札
記

周中孚 著

中
華
書
局

跋

周鄭堂先生博聞彊識。以紀事纂言爲己任。所著有孝經集解、逸周書補注、金石識小錄、讀書記、子書考、四庫書存目附錄、顧亭林年譜、詞苑叢話、文錄、詩錄題跋、札記、歿後其家鬻書他氏。并手稿棄之。先生說經諸作。阮文達公刻學海堂經解。編入叢鈔。讀書記舊歸平湖朱氏。庚辛亂後。聞爲粵東鉅公某取去。遂不得見。戴君子高先生之外孫也。求先生遺書。僅得札記五卷。更歷患難。守之弗失。同治壬申。子高病甚。寫副屬之。謙校一過。忽忽至今。始獲鈔版。距子高歿且十年矣。之謙浮沈宦海。長爲旅人。不知此生能有因緣。向鉅公後人一段觀讀書記否也。壬午五月會稽趙之謙書。

鄭堂札記卷一

清 烏程周中孚信之著

日知錄九曰：孔門弟子不過四科，自宋以下之爲學者，則有五科。曰語錄科、案語錄科、近人恥不復爲，而仍添一科曰考證科。然考證之原，出于禮記余正，尤尙修辭立誠之功。斯卽目之爲文學之科，亦無不可。或漫將詩古文辭當四科之文學，見王道思荆川集序，則程子曾言游夏所謂文學，固非秉筆學爲詞章者。願當世才華之士，勿輕詆焉。

漢興，大中大夫陸賈紀錄時功，作楚漢春秋。見後漢書班彪傳，史遷以項羽爲本紀。秦楚之際爲月表，實本于陸賈也。然在史記則可，若斷代爲史，便爲失體，所以漢書不循其轍，而後人修史，亦無此種紀表。天下之水河爲大，古今之書經爲重，故言水利者曰河渠志，簿錄者曰經籍。孟堅摘論語中字，改河渠爲溝洫，實不足以盡其義。後人竟不從之。若藝文卽經籍之異稱，舊唐志稱經籍，新唐改爲藝文，通志略稱藝文，通考改爲經籍，宋史仍復爲藝文，至皇朝敕撰明史，亦不改。前人編集，好采取自著大部書中之成篇者，別立題目，羅列其間，以張大卷，即如曝書亭集，重出經義考，目下舊聞諸書案語，及靜志居詩話之類，鄙意雅所弗尙，甯使文集之一覽易盡，不使著作之兩處互見也。或有改定，亦宜別記。盛久龍曰：王文簡著述，其復見者較多於竹垞，鄙意亦嘗疑之。

或問王孟詩如何。予曰：王詩秀，孟詩清。杜少陵解悶詩：于右丞，則曰：最傳秀句寢區滿。于襄陽，則曰：清詩句句盡堪傳。詩史品題千古定論。

說苑載越人歌一章，詞采聲調宛然楚騷。故朱子錄入楚詞後語。王阮亭古詩選獨刪存，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二句，竊所未喻。

杜牧之注孫子序，引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案左氏襄卅一年傳云：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杜氏一時誤涉，故多遠者近者四字，未可據以添論語本文也。

史通正史篇于隋志則云：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爲五代史志。近人援引隋志，輒曰五代史某志，以駭人觀聽，蓋不知反襲唐之俗稱耳。

太白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昌黎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二公俱有鄙棄六朝之意。

獨少陵不然，一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隨李白再則曰：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闕

嚴滄浪謂少陵憲章漢魏而取材于六朝，可稱知言。嚴久能曰：鄙意謂太白昌黎詩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少陵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亦以六朝許之。

元祐黨籍碑司馬溫公爲冠蓋，蓋以二公並時爲宰相也。漁洋過潞公墓，姓名留冠黨人碑，句本極自然。歸愚選國朝詩錄及王作易冠爲重句，便不響，當以原本爲是。

趙秋谷聲調譜學詩之規矩也，舍此學詩是倘規裂矩，巧何從生，或以爲熟讀古人名作，亦可與聲調吻。

合。其言誠是。然何如此譜之易從有功也。馮侍御浩曰。秋谷聲調譜之作。固學詩者不可廢。而古今詩家亦非譜之所能囿也。見玉齋生詩箋注。三齊梁晴雲下。此真持平之論。實獲我心。發久能曰。許積卿極不以辭調譜爲是。元照曾切論之。

游山詩有時地之異宜。隨時隨地。設色布景。否者皆陳言也。郭熙記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此時之異也。輩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登山窈窕而幽深。寒山童積而堆阜。此地之異也。兩書所言。雖非爲作詩者說法。然求其細意熨貼。亦不外此數語。

北齊祖孝徵望海云。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下接云。時看遠鴻度。乍見驚鷗起。景界低小極矣。卽雲島一聯。已萬不及晚唐周繇島閒知有國。波外恐無天也。漁洋選入古詩。殊爲未當。祖詩祇四韻。所舉乃中二聯也。

今人文字中稱謂。動遵古法。而于門下士。則稱曰某生案。漢書貢禹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然則生者。尊稱也。若依他例。亦不得稱。總之稱謂當隨時而斟酌之。不得太泥古法。

稱謂有泥古而失之者。如杜牧之爲府巡官裴府君墓誌云。某娶裴氏。實君之私案。余正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故衛風云。譚公維私。今牧之以男子借用女子之稱謂。豈不泥古而失之乎。若作實君之姊壻或妹壻。便是文從字順。各適職矣。

太史公自序載其父談論六家要指。前總言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後言兩道家。不稱道德案。道家宗老子。

老子有道德經。故前總言處。可連稱道德。以均句法。後祇言道家。乃正稱。非省文也。

鄭氏石柱記箋釋三于衡山下。歷引郡國志、海錄、史記、諸書。春申君事。以爲下菰城者。或春申君伐吳屯駐之處。中平案。左傳襄三年。楚子重伐吳。哀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或有時在下菰城屯駐。未可知。若春申君上距吳滅。將二百載。吳滅在魯哀廿二年。安得有伐吳屯駐之事。此其誤之顯然者也。方某初曰。哀十五年伐吳之子西。名申。恐鄭氏因申字誤涉。遂併爲春申君耳。

昌黎讀荀子篇云。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而于原道則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夫擇不精。語不詳。何大醇小疵之有。此其言之自相矛盾也。以予論之。荀子大醇而小疵。揚子擇不精而語不詳。杜牧之有三子言性辨。謂孟。荀。揚三子。且獨贊荀子矣。

孔子學官于鄭子。學琴于師襄。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人皆謂夫子之所師如此。其實非七十子之從夫子比也。昌黎師說。本欲世人從師。如七十子從夫子。乃反引孔子師鄭子。萇宏。師襄。老聃。及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言。夫此種師法人皆如此。亦何待言。昌黎不過欲以取證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兩語。而不覺其反說不通也。

四書釋地又續于往送之門。解云。門卽父母家之門。非女子所適壻家之門。今人祇緣俗有母送女至壻家禮。遂認作壻門。予謂今人祇緣句讀不明。遂有此誤認。蓋往字一讀。卽下往之女家之往。謂女臨去之時也。送之門一讀。婦人迎送不出門。內言不出于柵。送之門。謂送之于內寢之門也。閤氏亦不明句讀。故

于往字不著解。而且拘泥門之一字。反引儀禮。以證孟子言禮多主大綱。不暇及詳。且疑爲鄭之昏禮。皆臆說也。

唐人稱應試之賦爲甲賦。蓋因令甲所頒。故有此稱。以別于居恆所作古賦。皇甫持正所謂。卽爲甲賦。不得不作聲病文也。見答李生第二書。或以文選第一卷首有賦甲二字。故倒其字稱甲賦。案李善注。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竝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或說非也。

專論四六之書。自宋王銍四六話二卷。謝伋四六談塵一卷。洪邁四六叢談一卷。外絕不經見。吾鄉孫同守梅箸四六叢話三十二卷。分門別類。博采羣書。洋洋乎大觀哉。同守卒後數年。爲儀徵阮學使。元刊行。學使係同守丙午分校所得士。通儒出于門下。可爲著述增光。

漢藝文志。孔子三朝七篇。師古曰。今大戴有其一篇。一當作七。蓋孔子對魯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王氏考證。歷引劉向別錄。蜀志秦宓語。及裴松之注。引中經簿。并注明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七篇名目。詳哉其言之矣。乃經義考。于論語門雖存其目。而于諸家之說。絕不采錄。反注一佚字。再檢大戴禮記條下。則別錄一則已爲輯入。入此出彼。深所不解。

唐藝文志釋氏類。有那提時文釋鈔四卷。時文之目。始見于此。特未知其何所取義也。

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于鄰境。故五京兵燹。蕩然無存。倪氏原補作遼金元藝文志。不過虛列書目已耳。中惟釋行均龍龕手鏡四卷。耶律純星命揔括三卷。著錄于七閣書目。然星命揔括原本久佚。今從永樂

大典錄出較之補志五卷之數終佚二卷不則分卷有異同據括補志作祕訣或一書兩名未可知也

嚴厚民曰案竹堂書目作星命據括五冊

關中金石記四云唐時有兩一切經音義僧元應所著者爲釋書音義史崇所著者爲道書音義兩書引據多古書雖爲二氏之學其博正猶不遜陸德明經典釋文予每欲合而刊之以供同好也案元應音義見有武進莊氏校刊本史崇乃唐代道士宋陳景元上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引一切經音義卽史崇之書也其書今無刊本近人亦無有援引及之據畢尙書所言其書尙存第五卷亦舉及兩一切經音義與陳氏釋文等書據畢曰具在惜無有取道藏本而校刊之矣嚴久能曰秋帆尙書曾有重乘史崇之書會校而不果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案論語之名甚古何必作此變更況魯爲國名豈足以概仲尼微言春秋本魯國之史尙不可改爲魯經施之論語尤爲失當後惟王氏栢有魯經章句他人莫之從也至近代朱竹垞集中猶沿此名難乎免于弔詭之譏矣

史通探賾篇云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杭氏諸史然疑三國志條引之魏誤作劉遂謂審若所言則鑿齒似未嘗帝蜀者夫書名漢晉春秋其以魏爲僞國可知況自來刊本未嘗譌作劉字杭氏偶爾誤記容或有之然于其上所考謂漢晉春秋獨以蜀漢爲正習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予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云云自相背謬則不可解耳

嚴厚民曰案諸史然疑乃秦亭老民未成之書偶有此誤亦知者之

楊氏丹鉛錄謂漢藝文志所列儒家者流非所謂君子儒也其以藝文名猶曰文藝末也云爾案儒家類晏子子思曾子漆雕子宓子魏文侯公孫尼子孟子孫卿子賈山賈誼河閒獻王董仲舒兒寬劉向諸家俱在其中尙得謂非君子儒乎至文藝末也出于周子通書上有道德本也句所謂文藝指辭章言之與漢志名目迥別志之藝字本指六藝文字則并諸子詩賦兵法數術方技盡已在內亦非祇屬辭章洵若楊氏所云則將舍六藝而言道德且驅古今一切之書俱以文藝之末概之矣甚矣其僞也

楚詞大招伏羲駕辯兮王逸注曰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又劉涓子注左思吳都賦或超延露而駕辯云伏羲作琴始造此曲玉海一百十路史後紀一引並同案世本伏羲作瑟神農作琴劉注誤以瑟爲琴而羅王兩家俱仍之不改非也又案上古結繩而治其時未有書契駕辯之曲當屬有聲無辭如南陔白華之類耳明梅氏鷟自序古易考原誤稱王逸注云駕辯伏羲書名引以證伏羲時卽有文字何其不檢至此

徐氏善春秋地名考于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爲文王庶子據朱竹垞報徐敬可處士書甚以爲非竹垞之說是也然以召公爲文王子不始于皇甫謐也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云召公周公之兄此皆謚之所本宜並存其說而駁正之者也

高氏子略三戰國策條首云班固稱太史公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三書者一經太史公

采擇後之人遂以爲天下奇書。此下將戰國策辨駁。後又云。況于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乎。三書紀載殊無奇耳。然則太史公獨何有取于此。夫載戰國楚漢之事。舍三書他無可考者。太史公所以加之采擇者在此乎。中孚案漢書遷傳贊祇云。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不曾數及新語。高氏頻言三書其誤已甚。況新語一書。漢志著錄在儒家。釋其文絕非戰國策楚漢春秋之類。且亦不見有爲太史公所采擇者。何得相提而並論乎。予于子書考縱橫家戰國策下。全采高氏此條。竟將兩陸賈新語刪去。三書俱改作二書。免滋學者之惑。

關中金石記二載。昭仁寺碑。貞觀四年十月立。當列在邕禪師舍利塔銘之前。貞觀五年十一月立。年月方順。今廟于右僕射虞公溫彥博碑之後。十一月立。蓋因溫碑下有彥博以貞觀四年云云致誤。

關中金石記五復唯識解院記。宋皇祐三年立。黃庶撰文。口口元正書。

跋云。碑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篆。猶分隸。奇怪逾偉。莫名一器。余所見隋開皇時曹永恪修陳思王廟碑。亦如是。後世無人敢效之矣。案此碑所書。又與後魏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并陰相同。見金石文。字記二。亭林先生曰。其文一行之中。有篆。有分。有隸。有草。雜亂無倫。而或者以爲奇。然則作詩者亦當一句騷。一句漢魏。一句選。一句律。而後爲奇也。此愚之所不解也。亭林之言如此。而畢尙書則稱許不置。雖人之所見不同。終未免好奇之過。所刊惠徵君明堂大道錄及禘說正書。參以古體。一字而有數樣寫法。係徵君自書。豈非此種碑文爲之作俑哉。

鄭堂札記卷二

論語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引馬氏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自來解論語者。多從之。竊以爲未安也。前後三章言孝。俱貼著人子說。而此章獨離開人子說。聖人垂訓。必不若是之深刻。考之淮南子說林訓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惟其疾之憂。又云。憂親之疾。凡爲人子皆然。烏足云孝。豈無違與。敬與色俱。非凡爲人子皆然者乎。武伯憂親。然則疾當屬父母。憂當屬子爲解。父母二字當讀斷。方不迂曲。或謂禮記文王世子首三節。的是此章之義疏。誠如或說。則文王、武王之事。亦不足爲異矣。嚴久能曰。鄙以庸一解。但與馬注相較。義似淺近。恐未可以馬爲非。

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案說文呂部。躬或從躬。鄭作弓者。省文耳。且字本相通。故後漢書陳寔傳。文選陳太邱碑文。並作字仲弓。隸釋所載碑文。則作字仲躬也。直躬云者。蓋以善加名上。猶之盜跖以惡加名上。古人稱謂如此不足爲異。況有韓非、呂覽、淮南之文。高誘之注。爲鄭氏之所依據。足徵孔氏訓躬爲身之非矣。虛氏論語音義考證。陳氏論語古訓。所載。此不傳引。嚴厚民曰。以善加名之注。作直氏。楚人。直躬之後。偶增增識。

大戴記投壺。所載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叙挾。卽八篇廢不可歌之目也。經義考逸經門絕

不著錄。豈所謂倚撫星宿遺義娥者與。

大戴記曾子本孝云。故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興險行以徼幸。孝子游之。暴人違之。案。孝子。卽中庸所謂君子也。暴人。卽中庸所謂小人也。子思是曾子弟子。故有此相似之言。

晉書地理志總敘于劉璋。孫策所置郡。卽統于蜀先主。吳大帝下。誠以璋策割據之郡。不可列在漢末。若別爲序次。又嫌詞費。且其地俱爲蜀吳之所有。因歸之先主。大帝所置。亦未爲不是也。璋策之傳。亦分冠蜀吳各志。畢氏新補正本以爲誤。似未諳史家立言之妙。

晉書潘岳傳載。岳美姿容。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滿車而歸。或謂此蓋岳少年時。婦人愛其秀異。縈手贈果。要必非成童以上也。婦人亦不定是少艾。況在大道上。中孚案。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史云少時。何見得非成童以上。至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果滿車。則婦人亦衆矣。豈竟無少艾相慕者乎。史臣以挾彈盈果。與望塵趨貴並論。正譏其人之自少至壯。無一善狀。以爲不倫。非也。史通六家篇云。晉廣陵相孔衍刪漢魏諸史。定以篇弟。纂成一家。由是有漢尙書。後漢尙書。漢魏尙書。浦氏通釋以漢魏尙書之漢字爲衍文。是也。至盧氏羣書拾補中有校正本。則曰。漢指蜀漢。非衍字也。中孚案。晉人如陳氏三國志。則陽尊魏而陰夷于吳蜀之列。習氏漢晉春秋。則顯斥魏而獨尊蜀漢之統。此外著作。如王沈魚豢。孫盛郭頒諸家。惟知有魏而已。孔氏之書。殆猶此例。卽或欲載蜀事。亦必附入後漢尙書。斷無取冠曹魏。獨遺孫吳之理。故當仍以通釋爲確。唐藝文志作後魏尙書。通釋又以後字爲衍文。亦是。

盧氏羣書拾補中新序逸篇。有周昌者沛人一條。從太平御覽七百四十錄出。前後重載。字句俱同。惟前于臣則知其不可也。句則字下注云。疑當作期。期後則竟作臣。期知其不可也。爲稍異耳。

韓非子在漢、隋、唐、宋諸志中俱祇稱韓子。近箸書家引韓子必有非字。以爲恐與昌黎相混。夫昌黎係文集。非子書也。後人選韓文者。謬稱爲子耳。此稱仍還之非爲是。

凡詩集中載他人贈倡之作。當列于本人答和詩之前。他人答和詩之作。當增于本人贈倡詩之後。題目亦不得改削。唐人集皆如此。今人則一概增後。并將題目刪繁就簡。如贈詩。答詩。原倡。和作。之類。非古法也。

爾正釋畜。不應獨闕疏屬。前釋獸寓屬豕子豬以下三十五字。邢氏疏云。此辯豕之種類也。案其文法。與

釋畜篇極相似。其爲錯簡無疑。試以此段歸入羊屬之下。庶成全篇。且于篇末處五尺爲繩句。亦前後相應矣。嚴久能曰。此說極是。鄭笺亦有一條。與證說相合。左傳昭廿五。正義云。豕有野豕。故因記之于釋獸耳。元照案。馬屬明有野馬。牛屬之摩牛。豕牛。亦皆野牛。非家養者。何不記于釋獸乎。且爾正未嘗有野豕。孔氏此說

當矣。
•兩無

左氏莊卅二年傳。而以夫人言許之。杜解云。許以爲夫人。顧氏補正則曰。以夫人言爲句。公語以立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案此句對上從之二字。下割臂盟公句。對上闕字。孟任許公。盡此四字中。此左氏文法尚簡之故。若如顧氏讀法。則必于割臂盟公下再綴數語。方盡當日情事。仍以杜解爲確。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屈原放逐。著離騷。又云。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漢書遷傳載報任安書亦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皆舉首篇。以統號其全書也。與屈原傳累言離騷。單指首篇者不同。離騷諸篇。

本卽賦之最先。故可稱賦傳。又云。乃作懷沙之賦。懷沙卽九章之一也。漢藝文志詩賦家有屈原賦二十篇。總序之曰。楚臣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風。賈誼傳曰。屈原被譏放逐。作離騷賦。揚雄傳贊曰。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皆足爲證。至王逸編楚詞。且尊首篇爲經。昭明文選又別立騷一門。反在詩賦之後。皆非也。屈原傳贊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因知招魂乃原作也。若屬宋玉所作。史公必不與諸篇並舉。而曰悲其志也。王逸云。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焉。夫旣指實原作。是矣。乃復作或曰之辭。在逸亦不竟以爲差作也。雖原傳有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以漢志賦七十八家。獨無景差之賦。若大招是差作。孟堅豈有不載之理。摠之招魂。大招。俱當歸之屈原。倘謂恐隳漢志之數。則以九歌當九篇。其數仍符也。蔣氏讀楚詞餘論言之備矣。

史通題目篇云。夫名以定體。爲實之寶。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各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

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考名責實。奚其爽與。中孚案。楚漢春秋。漢志列在春秋家。司馬貞以爲記。

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閒事。史記陸賈傳索隱。今雖已佚。當劉氏時。其書尚存。類師古注漢書。李善注文選及太平御覽。俱引之。何得與呂

氏春秋並目爲子書雜記。豈因新語而誤涉與。

論語。願車馬。衣輕裘。錢詹事金石文跋尾續三根據羣書。以證本文之無輕字。確不可易。白虎通盧校本。

于三綱五紀篇所引。尙存輕字。當依詹事刊去。

世說言語篇。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

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王簡甄錄其句，入古詩選，以爲詠雪聯句案。聯句詩前人皆謂起于柏梁，但詩本出三秦記，觀日知錄廿一所考，的是後人擬作，然則當以詠雪一章爲聯句之始矣。

世說排調篇：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其實古今人七言從無此種句法，子猷所舉不過一時口給，不可爲典要。顧甯人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卽是七言得之矣。

郡齋讀書志：上哲宗新實錄條載，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實多誣，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案祖禹在元祐間曾任諫官，高宗舍其官職而舉其著作，以表其子之有家學，且可想見身後之榮，不在官職而在著作也。

盛侍御符升題王新城尙書雍益集總述尙書八歲能詩，伯氏西樵授以王裴詩法，而尙書香祖筆記云：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觀王裴輞川集及祖詠終南殘雪詩，雖鈍根初機，亦能頓悟。案輞川集四十首，最宜啓迪初學，故尙書卽以幼時所受者標舉于人所撰唐賢三昧集。于王裴諸體詩大有取棄，獨是集王則選十五首，裴則選十一首，其嘉惠後學之盛心固昭然于簡策中也。

竹垞先生所著靜志居詩話分載于明詩綜者品題平正考證精詳而行文亦復疏暢因思詩話當及歷代恐不僅此及考諸家文集筆記并楊未孩所撰竹垞詩注年譜凡所引用詩話無有逸出于詩綜外者于是知詩綜所載一千四百二十餘則即爲詩話之全書無疑蓋本爲明詩而作故即依次增載不更有單行刊本也世人苦詩綜太繁家不能有其書即有亦不能徧觀而盡識顧取朱笥亭明人詩鈔以爲讀明詩之善本孰知其所自爲說大都勦取靜志居詩話而或改換其起訖或節芟其典核者試取詩綜而覆閱之始可以發其覆矣凡詩綜增載詩話于每卷首條冠以靜志居字樣已後祇稱詩話自首卷以訖末卷無不皆然嘉興李稻庵與其族弟集編次梅會詩選凡明季國初諸家見錄于詩綜而有詩話者盡行采入遇有標明靜志居者則稱靜志居詩話祇稱詩話者則稱明詩綜詩話可謂觀書眼如豆甲寅夏秋予從詩綜內錄出靜志居詩話分爲二十二卷自爲之序初意擬呈盧抱經學士刊入羣書拾補二編冬閒遭先王母之喪無暇及此次年復屏居荒江寂寞之濱此本久藏弄篋中亦無有前此之設想矣其冬學士棄世越四年文集刊成見有靜志居詩話序知學士已于丙申年編錄此書亦分爲二十二卷不約而同咄咄怪事惟學士不免有所刪削予則隻字不遺遇有乖礙處輒作按語以申明之其與文集重出者并考其異同詳略則稍與學士不同耳近聞學士底本爲海甯吳槎客奪取以刊行眞盛舉也

聞考少陵全集中有詩及杜位者五首其杜位宅詩守歲有云守歲阿戎家其送蜀州栢二別駕因示從